

变异理论视角下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翻译

——以《蛙》为例

熊功成

天津大学外国语学院 天津 300350

摘要: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文化自信的增强, 中国文化走出去成为新时代的必然趋势。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对外翻译工作在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本文以黄忠廉的变译理论为指导, 以莫言小说《蛙》的葛浩文英译本为例, 探讨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实践路径。通过分析《蛙》英译本中的翻译策略, 本文旨在揭示变译理论在文学翻译中的应用价值, 并为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发展提供建议。本文最终提出, 在新时代背景下, 以变译理论为指导, 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应更注重翻译的目的性、灵活性和创造性, 突出中国特色, 灵活运用变译策略, 更好克服文化差异, 以更积极主动的姿态向世界展示中国当代文学的内涵。

关键词: 变译理论;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翻译; 《蛙》; 翻译策略

近年来,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 我国文化的对外影响力显著增强, 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不断增强, 更加积极主动地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在此背景下, 中国现代文学作为当代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和人民的精神面貌、展现了中国独有的价值观念, 其翻译工作作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途径, 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的发展日新月异, 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也面临着全新的要求, 新时代中国翻译的实践正呼唤我国自己原创译论的出现(何刚强, 2018), 由此, 变译理论应时而生。新时代, 以中国人自己的翻译理论为指导, 进行翻译实践, 对于提升中国文学作品在国际上的传播效果, 促进中外文化交流, 增强中国文化影响力, 提升我国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从变译理论出发, 以莫言小说《蛙》的英译本为例, 进行赏析, 探讨变译理论在新时代下对我国现代文学作品翻译的具体指导作用, 更好的帮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1. 变译理论介绍

变译理论由黄忠廉教授提出, 是中国翻译研究的重要成果, 其强调翻译的灵活性和目的性。该理论认为, 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 更是根据特定读者和需求进行的再创造, 所谓变译, 是指译者根据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求采用增、减、编、述、缩、并、改等变通手段摄取原

作有关内容的翻译活动(黄忠廉, 2002)。变译理论的核心在于根据实际情况对七种变通手段的灵活运用, 以实现翻译目的。此外, 变译理论还提出了三大原则: 目的性(以实现翻译目的为核心)、忠实性(保留原文核心内容)、可接受性(符合目标读者的文化习惯)。变译理论突破了传统翻译理论对“忠实”的绝对化追求, 强调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 为翻译实践提供了新的方法论指导, 尤其在文化负载词、文化意象处理等方面具有重要应用价值, 推动了中国翻译研究的多元化和国际化发展, 为新时代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翻译实践提供了切实帮助。

2. 小说《蛙》及其英译本简介

《蛙》是中国当代作家莫言创作的长篇小说。莫言, 中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其文学作品以其独特的风格和深刻的内涵, 已成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重要代表。小说《蛙》由五封书信、四部长篇叙事和一部九幕话剧组成。《蛙》以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为背景, 通过讲述乡村医生万心的故事, 展现了中国农村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变迁。莫言通过细腻的笔触, 描绘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和乡村社会的现实困境, 深刻地反映了计划生育政策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 以及人们在生存和道德之间的挣扎。《蛙》以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和深刻的主题, 为读者提供了对那个时代的思考。

《蛙》由美国著名翻译家和汉学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翻译成英文。葛浩文以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深入研究和翻译工作而闻名,被称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首席翻译家”,尤其是其对莫言的作品进行了大量翻译,使莫言的作品得以在国际上广泛传播。葛浩文在翻译《蛙》时,根据语境的需要,灵活地采用了归化和异化策略,既使译文更易于目标语言读者理解,又保留了源语言的文化特色和语言特征,《蛙》英译本中包含大量的中国文化特色词汇和意象。

3. 译例分析

例 1: 尊敬的衫谷义人先生:

Dear Sugitani Akihito sensei,

译者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就会选择与此目的相应的翻译方法,不论归化异化,达到目的就是造化(王东风,2002)。本例中,译者在对“衫谷义人先生”的称呼翻译上进行了异化处理,在英文翻译中使用了日文的敬语“sensei”。先生一词在汉语中有老师、知识分子敬称等含义。结合原文可知,“我”对衫谷义人先生颇有尊敬,故此原文中“先生”一词是一种敬称,也有尊对方为老师的含义。而“Sensei”是一个日文词汇,意为“老师”或“先生”的敬称,且恰好以日文词汇代表了衫谷义人先生的日本人身份,因此此处翻译的恰如其分,既能帮助英文读者更好的理解又增加了翻译的多样性。

例 2: 先生,我们那地方,曾有一个古老的风气,生下孩子,好以身体部位和人体器官命名。譬如陈鼻、赵眼、吴大肠、孙肩……

Sensei, an old custom in my hometown dictated that a newborn child is given the name of a body part or organ. Nose Chen, for instance, Eyes Zhao, Colon Wu, Shoulder Sun……

本例中,对举例人名采取了归化的策略,进行了意译。中文人名一般多采用音译,即中文人名直接使用拼音形式,不加任何改动。中文人名具有特殊含义,而音译虽然保留了原音,却无法为目标读者提供人名背后的相关文化含义内涵。本例中,原文中人名的特殊含义与前文紧密相关,完全使用音译便会造成目标语读者的理解障碍,无法做到为前文作例证的效用。因此译者选择了意译的方法,将人名中所代表的身体部位翻译了出来,帮助了英文读者理解,使得翻译的效果更佳。

例 3: 田桂花是吕牙的远房婶子,沾亲三分向,吕牙就说:万心,你一个年轻姑娘,打一个老人,不感到臊得慌吗?

Tian Guihua was a distant aunt of Lü Ya, close enough to be considered family. Wan Xin, he said to Gugu, aren't you ashamed to hit an old woman?

本例中,原文出现了谚语“沾亲三分向”,是极具中国文化内涵的俗语,意思指是“亲戚之间会互相偏袒”。为了克服文化差异,葛浩文对此采取了“减”的手法,将其简化为“close enough to be considered family”,删除了“三分向”这一文化负载词,使译文更加简洁,符合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其并未拘泥于原文的形式,十分灵活,使译文便于英文读者理解,但同时也造成了译文相对于原文在意义上的缺失,并未体现出原文“向亲”的含义。此外,原文还有俗语“臊得慌”。此处的“臊”指的是“害羞,害臊”,“臊得慌”则是指的一种令人感到不好意思,难为情的状态。译者完全了解其含义,使用了“be ashamed”进行翻译,与原文意义十分贴切,但“臊得慌”作为方言俗语,其所代表的特定的文化韵味却并未翻译得到位,使译文损失了一些原文韵味。

例 4: 奶奶不以为然,说,有什么不一样的?难道你还能生出个麒麟?

My grandmother would not hear of it. How different can it be? she said. You're not expecting a unicorn, are you?

本例中,原文出现了“麒麟”。麒麟是中华文化中一种富有象征意义的神话生物,被视为吉祥的象征,代表着好运和幸福,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文学艺术、民间信仰以及政治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此处原文中“难道你还能生出个麒麟?”的反问,用夸张的手法表达了出“奶奶”对“母亲”生育难产的不以为意。译者在译文中,采取了“编”的变译手段,对原文内容进行重新编排,调整句子的结构和顺序,以使译文更加流畅,更符合目标语言的表达习惯。同时,采用“改”的策略,将“麒麟”改译为了“unicorn”。在西方文化中,“unicorn”有着与麒麟在中华文化中相似的文化内涵与定位,因此译者的这一改译十分巧妙。但改译仍然未很好的忠实于原文,最终使得译文虽然流畅通顺且十分迎合英语读者,便于英文读者理解,但于原作的文化色彩却有损,没能较好的体现原文的文化魅力,不利于中华文化概念的传播。

例 5: 姑姑说: 王肝? 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小狮子嫁给谁也不会嫁给他!

Wang Gan? Gugu remarked. He's the proverbial toad wanting to taste the swan's flesh.

本例中, 原文又出现了一句中文俗语,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指的是人没有自知之明, 有过分的野心或妄想得到难以匹配或高不可攀的东西。此处, 译者葛浩文通过“述”的手法, 将其解释为“the proverbial toad wanting to taste the swan's flesh”, 进行了一定的概括和解释, 既保留了原文的中国文化特色, 又让英文读者能够理解其隐含意义, 既让英文读者一窥中国不同的丰厚文化, 又有益于丰富英语文化, 有益于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 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 走向世界。

例 6: 一个王姓老者忧心忡忡地说: “国要败, 出妖怪啊!”

An old man named Wang intoned sadly: “A demon emerges, the nation submerges!”

本例中, “王姓老者”的实际含义为“An old man with last name of Wang”, 但其表述过于冗长, 故译者采取了“缩”的手段, 将“王姓老者”译为了“An old man named Wang”, 压缩了冗长描述, 使译文更加简洁。“国要败, 出妖怪”出自“家将败, 出妖怪”, 意思是指家庭将要衰败时, 往往会出现离奇古怪的事, 也指国家将要衰败时, 往往会出现非常怪异的人事现象。此处译者进行了灵活处理, 译文保留了原文形式上对仗, 音韵相压的特点, 翻译十分得当, 朗朗上口。

4. 结语

总体而言, 葛浩文对于莫言小说《蛙》的翻译水准一流, 对中西方文化理解深刻, 汉英语言运用娴熟, 译文质量上乘, 顺畅通达。首先, 其译文忠实于原作, 不仅注重文字的直接翻译, 更深入地把握原作的文化和情感内涵, 力求在翻译中传达相同的艺术效果, 语言流畅自然。其次, 对于莫言小说中充满中国文化特色的用词遣句, 其对于文化负载

词的处理较为得当。在处理文化特定词汇时, 葛浩文先生展现了其深厚的文化理解和翻译技巧, 能够恰当地运用归化和异化策略, 使得译文既保留了原文的文化特色, 又易于英语读者理解。葛浩文先生的翻译工作对莫言作品在国际上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使得莫言的作品能够跨越语言和文化的障碍, 被全世界的读者所接受和欣赏, 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葛浩文译本也存在其局限性: 尽管其在翻译中努力保留原作的文化特色, 但中西方文化差异导致一些文化元素难以完全传达给西方读者; 在语言风格上, 莫言的写作风格独特, 充满了地方色彩和个人特色, 要在译作中得以体现十分困难; 在翻译选择上, 葛浩文译本做出许多取舍, 在忠实原文上打了折扣。从变译理论的视角来看, 在新时代促进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翻译, 更要注意明确翻译目的, 即促进中华文化传播, 深入理解原作、把握文化内涵, 灵活运用变译策略, 以更好克服文化差异, 才能更好地推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 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与理解, 增强文化传播效果。

参考文献:

- [1] Goldblatt, H. (2015) *Frog, A Novel*. Viking.
- [2] 何刚强. 变译的多重意涵与理论地位 [J]. 外语与翻译, 2018, 25 (2): 10.
- [3] 黄忠廉. 变译理论: 一种全新的翻译理论 [J]. 国外外语教学, 2002, (1): 20.
- [4] 黄忠廉. 变译的七种变通手段 [J]. 外语学刊, 2002, (1).
- [5] 莫言. 蛙 [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2.
- [6] 汪宝荣. 葛浩文译者惯习历时变化考察——以《红高粱家族》《酒国》为中心 [J]. 燕山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1).
- [7] 王东风. 归化与异化: 矛与盾的交锋? [J]. 中国翻译, 2002, (5): 25.
- [8] 文军、王小川等. 葛浩文翻译观探究 [J]. 外语教学, 2007 (6).